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冰心作品集

一九二五年



冰心作品集



1925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25 年

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五）	2
赴敌	7
绮色佳 Ithaca（一）（二）（三）	12
寄小读者（通讯二十六）	15
剧后	19
姑姑	24
相思	32

1925 年

寄 小 读 者

通讯二十五

亲爱的小朋友：

海滨归来，又到了湖上。中间虽游了些地方，但都如过眼云烟。半年来的生活，如同缓流的水，无有声响；又如同带上衔勒的小马，负重的，目不旁视的走向前途。童心再也不能唤醒，几番提笔，都觉出了隐微的悲哀。这样一次一次的消停，不觉又将五个月了！

小朋友！饶是如此，还有许多人劝我省了和小孩子通信之力，来写些更重大，更建设的文字。我有何话可说，我爱小孩子。我写儿童通讯的时节，我似乎看得见那天真纯洁的对象，我行云流水似的，不造作，不矜持，说我心中所要说的话。纵使这一切都是虚无呵，也容我年来感着劳顿的心灵，不时的有自由的寄托！

昨夜梦见堆雪人，今晨想起要和你们通信。我梦

见那个雪人，在我刚刚完工之后，她忽然蹁跹起舞。我待要追随，霎时间雪花乱飞。我旁立掩目，似乎听得小孩子清脆的声音，在云中说：“她走了——完了！”醒来看见半圆的冷月，从云隙中窥人，叶上的余雪，洒上窗台，沾着我的头面。我惘然的忆起了一篇匆草的旧稿，题目是《赞美所见》，没有什么意思，只是充一充篇幅。课忙思涩，再写信义不知是何日了！愿你们安好！

冰 心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娜安辟迦楼。

赞 美 所 见

湖上晚晴，落霞艳极。与秀在湖旁并坐，谈到我生平宗教的思想，完全从自然之美感中得来。不但山水，看见美人也不是例外！看见了全美的血肉之躯，往往使我肃然的赞叹造物。一样的眼、眉、腰，在万千形质中，偏她生得那般软美！湖山千古依然，而佳人难再得。眼波樱唇，瞬归尘土。归途中落叶萧萧，感叹无尽，忽然作此。

假如古人曾为全美的体模，
赞美造物，

我就愿为你的容光膜拜。

你——

樱唇上含蕴着天下的温柔，
眼波中凝聚着人间的智慧。
倘若是那夜我在星光中独泛，
你羽衣蹁跹，
飞到我的舟旁——

倘若是那晚我在枫林中独步，
你神光离合
临到我的身畔！

我只有合掌低头，
不能惊叹，
因你本是个女神
本是个天人……

……

如今哪堪你以神仙的丰姿，
寄托在一般的血肉之躯。
俨然的，
和我对坐在银灯之下！

我默然瞻仰，
 隐然生慕，
 慨然兴嗟，
嗟呼，絜者！
 我因你赞美了万能的上帝，
嗟呼，絜者！
 你引导我步步归向于信仰的天家。

我默然瞻仰，
 隐然生慕，
 慨然兴嗟，
嗟呼，絜者！
 你只须转那双深澈智慧的眼光下望，
 看萧萧落叶遍天涯，
明年春至，
 还有新绿在故枝上萌芽，
嗟呼，絜者！
 青春过了，
 你知道你不如他！

.....

樱唇眼波，终是梦痕，
温柔智慧中，愿你永存，
阿们！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日，娜安辟迦楼。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5年3月6日、10日，后收入《寄小读者》。）

赴 敌

I was ever a fighter, so—one fight more
The best and the last!

—R. Browning

晓角遥吹，
催动了我的桃花骑。
他奋鬣长鸣
 耸鞍振辔，
 要我先为备。
哪知道他的主人
 这次心情异？

我扶着剑儿，
 倚着马儿，
 不自主的流下几点英雄泪！

残月未坠，
晓山凝翠——

湖上的春风
吹得我神魂醉。
休想杀得个敌人，
我无有精神——
昨夜不曾睡！

我扶着剑儿，
倚着马儿，
不自主的流下几点英雄泪！

昨夜灯筵，
几个知人意？
朋友们握手拍肩，
笑谈轻敌，
只长我骄奢气。
如今事到临头，
等闲相弃！

我扶着剑儿，
倚着马儿，
不自主的流下几点英雄泪！

朝阳在地，

鸟声相媚。
迷胡里捧起湖泉
磨着剑儿试。
百战过来，
谁知此次非容易？

我扶着剑儿，
倚着马儿，
不自主的流下几点英雄泪！

晓角再吹，
余音在树，
远远地敌人来也！
匹马单刀，
仓皇急遽，
他也无人相助！

向前去，
生生死死无凭据！

家山何处？
一别便成落花飞絮！
等着些儿，

让我写几个字儿
托一托寄书使。
拜告慈亲，
暴虎冯河
只为着无双誉。

向前去，
生生死死无凭据！

晓光下定神静虑，
把往绩从头细数。
百万军中
也曾寻得突围路。
这番也只要雄心相助，
勇力相赴！

向前去，
生生死死无凭据！

轩然一笑，
拔刀相顾，
已半世英名昭著，
此战归来，

便是安心处！

向前去，
生生死死无凭据！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晨，于娜安辟迦楼。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5 年 6 月 22 日《语丝》第 32 期。）

绮 色 佳 Ithaca

(一)

明月穿过杨柳，自涧上来。泉水一片片的，曲折的，泻下层石，在潺潺的流着。树枝在岩上，低垂的，繁响的摇动着。月光便在这两两把握不定的灵境中颤漾着！涧中深空得起了沉沉的回音。两旁的岩影黑得入了神秘。桥上已断绝行人。泉水的灵光中的细吟，和着我的清喟。轻风自身旁燕子般掠过，在怜惜讽笑这一身客寄的孩子。他问我，“你是何人？到此何事？千百万年中为何有此一瞥的相遇”？徘徊淒动，凉露侵衣——这些都是画中境呵，我做了画中人！

七，一夜，一九二五。 Cascadella Falls

(二)

刚做了三山光明，星落如雨的梦，黄昏时醒来到

了湖上。月儿正到了将圆未圆时节！夕阳已落，霞光未退。鱼肚白的，淡红的，紫的，一层层融化在天末，漾浮在水面，将水上舟上的人儿，轻卷在冰绡褶里。月儿渐渐高了。湖上泛来一阵轻云，淡淡的要梦化了这水天世界！遥望见岸上整齐的点点的灯光映到水里，是弯弯曲曲的一缕缕一条条，光丝竟欲牵到船下！四围紫山，圈住这茫茫光影。是花？非花！是雾？非雾！是梦？非梦！人世间决不能有此梦，决擎受不起此梦！月光照着我的衣裳，告诉我，“有你在，有我在，决不能是梦”！湖水扣着船舷，告诉我，“你在船上，我在船旁，上有湖天，湖月，中有湖山。这一切都互相印证，决不能是梦”！惘然遽然，不知所答——这些都是诗中境呵，我做了诗人！

八，三夜，一九二五。 Lake Cayuga

（三）

自黄昏坐到夜里。历落的星辰在深密的松梢闪烁。层层碑碣间的青草地上，累累地掩埋着许多荣名，热爱，才艳与青春。我含着彷徨之泪，扶着碑石，一一的唤起，墓中人，珍重的问他。他说：“人生不过数十年，何必多寻事作”？我说，“正以人生不过数

十年，所以要多寻事作”。语声未了，我觉得我的远怀与奢望，在墓中人唇边鄙夷的一笑中消灭！自然要输与过来人，但我这俊彩星驰的路程，却如何止息？悲剧的本质是：心灵与心灵的冲突，事业与事业的冲突，人物与人物的冲突。终有一方烛灭香消，风流云散。我不甘消灭，我不甘流散，而人生本质是悲剧，具大智慧善知识者尤其是剧中之重要脚色，我将奈何！才觉得冷露已湿透了我的轻蓝衫子，四野风来，松影森立——这是悲剧之一幕呵，我做了剧中人！

八，七夜，一九二五。 Graveyard in East Ithaca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5月20日，《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2号。）

寄小读者

通讯二十六

小朋友：

病中，静中，雨中，是我最易动笔的时候；病中心绪惆怅，静中心绪清新，雨中心绪沉潜，随便的拿起笔来，都能写出好些话。

一夏的“云游”，刚告休息。此时窗外微雨，坐守着一炉微火。看书看到心烦，索性将立在椅旁的电灯也捻灭了下去。炉里的木柴，爆裂得息息的响着，火花飞上裙缘。——小朋友！就是这百无聊赖，雨中静中的情绪，勉强了久不修书的我，又来在纸上和你们相见。

暑前六月十八晨，阴，匆匆的将屋里几盆花草，移栽在树下。殷勤拜托了自然的风雨，替我将护着这一年来案旁伴读的花儿。安顿了惜花心事之后，一天一夜的火车，便将我送到银湾（Silver Bay）去。

银湾之名甚韵！往往使我忆起纳兰成德“盈盈从

此隔银湾，便无风风雪也摧残”之句。入湾之顷，舟上看乔治湖（Lake George）两岸青山，层层转翠。小岛上立着丛树，绿意将倦人唤醒起来。银湾渐渐来到了眼前！黑岭（Black mountains）高得很，乔治湖又极浩大，山脚下涛声如吼之中，银湾竟有芝罘的风味。

到后寄友人书，曾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人犹如此，地何以堪？你们将银湾比了乐园，周游之下，我只觉索然！”之语。致她来信说我“诗人结习未除，幻想太高”。实则我曾经沧海，银湾似芝罘，而伟大不足，反不如慰冰及绮色佳，深幽妩媚，别具风格，能以动我之爱悦与恋慕。

且将“成见”撇在一边，来叙述银湾的美景。河亭（Brook Pavil-ion）建在湖岸远伸处，三面是水。早起在那里读诗，水声似乎和着诗韵。山雨欲来，湖上漫漫飞卷的白云，亭中尤其看得真切。大雨初过，湖净如镜，山青如洗。云隙中霞光灿然四射，穿入水里，天光水影，一片融化在彩虹里，看不分明。光景的奇丽，是诗人画工，都不能描写得到的！

在不系舟上作书，我最喜爱，可惜并没有工夫做。只二十六日下午，在白浪推拥中，独自泛舟到对岸，写了几行。湖水泱泱，往返十里。回来风势大得很，舟儿起落之顷，竟将写好的一张纸，吹没在湖中。

迎潮上下时，因着能力的反应，自己觉得很得意，而运桨的两臂，回来后隐隐作痛。

十天之后，又到了绮色佳 (Ithaca)。

绮色佳真美！美处在深幽。喻人如隐士，喻季候如秋，喻花如菊。与泉相近，是生平第一次，新颖得很！林中行来，处处傍深涧。睡梦里也听着泉声！六十日的寄居，无时不有“百感都随流水去，一身还被浮名束”这两句，萦回于我的脑海！

在曲折跃下层岩的泉水旁读子书。会心处，悦意处，不是人世言语所能传达。——此外替美国人上了一夏天的坟，绮色佳四五处坟园我都游遍了！这种地方，深沉幽邃，是哲学的，是使人勘破生死观的。我一星期中至少去三次，抚着碑碣，摘去残花，我觉得墓中人很安适的，不知墓中人以我为如何？

刻尤佳湖 (Lake Cauaga) 为绮色佳名胜之一，也常常在那里泛月。湖大得很，明媚处较慰冰不如，从略。

八月二十八日，游尼革拉大瀑布 (Niagara Falls)。三姊妹岩旁，银涛卷地而来，奔下马蹄岩，直向涡池而去。汹涌的泉涛，藏在微波缓流之下。我乘着小船雾姝号 (The Maid of Mist) 直到瀑底。仰望美利坚坎拿大两片大泉，坠云搓絮般的奔注！夕阳下水影深蓝，岩石碎迸，水珠打击着头面。泉雷声中，

心神悸动！绮色佳之深邃温柔，幸受此万丈冰泉，洗涤冲荡。月下夜归，恍然若失！

九月二日，雨中到雪拉鸠斯（Syracuse），赴美东中国学生年会。本年会题，是“国家主义与中国”，大家很鼓吹了一下。

年会中忙过十天，又回到波士顿来。十四夜心随车驰，看见了波士顿南站灿然的灯光，九十日的幻梦，恍然惊觉……

夜已深，楼上主人促眠。窗外雨仍不止。异乡的虫声在凄凄的叫着。万里外我敬与小朋友道晚安！

冰 心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七日夜，默特佛。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5年10月24日，后收入《寄小读者》。）

剧 后

“爱娜下来了！爱娜下来了！”白石阶边集拥的女孩子们的呼声，使楼前廊下无数鹄立的群众，一齐回过头来。一领黑纱的斗篷，轻轻的裹住了她纤小的身躯。惺松的鬓下，铅华未净的椭圆形的脸上，露着含羞的微笑。她翩然的下了层阶，在众目集射之中，黑压压的车马前后推拥隙里，直穿到树影中小径里去。

明月正从天边云外升起，凉风袭人。她抱着肩儿，在石径上低头走着，自己觉得银履的底声，非常的轻清而急促。上了小坡，月影里到了宿舍堂前，左手握住了斗篷上的扣结，右手轻轻的推开门。暖香扑面！角道里摆列着许多匣子里和篮子里的花，上面系着片子，都是自己的名字。爱娜微微的笑着，俯身逐一略看了看，便匆匆的上得楼来。

层层的上楼，都阒然无声，大家都到剧堂看《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 去了。也许这时还纷纷在灯明人散的堂前，和来宾朋友们招呼，赞叹着爱娜表演的神妙。

爱娜却乏极了。推门径进自己屋里，匆匆的脱下斗篷，往椅背上一搭。解了衣裳领下的结儿，双腕交叉的在肩上轻轻的往下推着，身上那件淡绿衫子，已飘然的脱落在地上。架上摘下了睡衣，匆匆披上，掩上怀，撩开眉上的头发，一回身便在一张大软椅上，欹侧的卧下。

只觉得一阵一阵的浓香，薰绕着她四围的空气，她微微的睁开眼，瞥见书架上放着一大束光艳夺人的，猩红的玫瑰。她不由的站起身来，伸手取过花儿，看了看花上的片子，便抱在怀里，低头娇慵的轻轻地闻着。

猛抬头，朦胧的灯影之中，对面穿衣镜里，看见了一个白衣仙子！一片玫瑰色的红云，拥着酥胸，樱唇欲动，眼波将流……

骤然间的惊艳，使她不由的挪近前来：这时镜中的那个亭亭倩影，拖着曳地的白丝的睡衣，衣褶里隐约的看出了秀削的身材。白到玲珑的双腕，捧着娇红欲滴的花儿。花叶中间，浓发堆烟般散在肩上。一半烧热，一半胭脂，染出了晕红的双颊。弯弯的画过的眉儿，横入鬓里。小小的欲笑的唇儿，和胸前的花，一般的红润。眼边未曾拭净的微蓝，衬出那一双光辉流动的媚眼。——这影子用着台上微步的极苗条的姿态，向着她姗姗走来。微晕的灯光，笼射在衣上，

颊上，臂上，花上；浓淡掩映之间，竟如同一个完美的石像，起来行走！

这影儿她看过不上千百回，而今夜剧后灯下镜中的丰神，竟使她自己也眼花缭乱！她微笑着轻轻的侧身倚着镜子，头也软款地回了过去。直到了唇儿触着了冰冷的玻璃，才惊醒似的，稍微的往后退了一退，半闭着眼，立着不动。

想起刚才在台后化装室里，妆完揽镜的神情，又是如何的清艳！粉额上堆着松松的云发，勒着一行闪耀的钻珠。如雪的白衣和飘带，在强烈的泻映的灯光之下，竟有无限的玲珑与透剔！风流倜傥的同学霞兰，剧中的罗密欧，忽然也从背后镜中出现，用惊爱赞叹的眼光上下的看着她。看了半晌，深深的右手按在胸前，左手回在身后，含笑的对她行礼，说：“爱娜！假如你是真的朱丽叶，我幸而做了罗密欧，我便真的洒血台前，也是三生的福孽！”她虽然不好意思的笑着摇一摇手，心里却知道霞兰说的是由衷的话！

她更能回味到自己刚才在台上的种种变幻的神情和姿态：当她倚在廊阑上，低低的俯唤着墙下的罗密欧说，“我的恩爱是海样的无边，海样的深；”（My bounty is as boundless as the sea , My love as deep;）那含羞的颤动的音调，和月光中隐约红晕的面庞，何等的使人陶醉！佳期之前一夕，含着万千的

委屈与坚定，红绡帐畔，向天举起药瓶，说：“罗密欧，我来了！尽此毒杯；为你饮寿。”（Romeo, I come, This do I drink to Thee.）那时又是如何的凄动与激昂！至于最后一幕，坟台四角，银炬高烧，雪浪船的层纱下，盖覆着静卧的修美的身形。闪闪的光焰之中，不知要触动多少的轻怜与微叹！复生后的饮刃，轻躯与霜剑颓然俱倒，坛畔的她的缭乱的神经，和微弱的气息，也随着幕外骤雷似的掌声，久久才静了下去。……

这一切都在她心中旋转——她不禁又微微抬眼望着镜里，就是这眼儿，这唇儿，适才间在这逼照的华灯下，起落万丈的情感潮中，不知震撼颠簸了几多观众！这绝艳，这惊才，这夺人的魔力，上帝竟轻轻的都萃付在这一身么？

她轻盈的紧贴着镜子。一阵阵凝冷的感觉，侵上她的臂腕与腰肢。一晚上的情热和烦乱，使她觉出了沁入心脾的倦慵。她懒懒的揉着眼儿，揉着，揉着，猛然触到了眼边的眶骨——触到了眼边圆圆的眶骨！

忽然一阵轻微觉悟的寒颤，透过了全身！剧后遗留的情潮和心境，使她半真诚半做作的，起了极浓郁极新颖的悲哀！花儿无声的落下，落在她垂地的白衣之旁。她这时似乎看见了年光的黑影，鸷鸟般张开巨

翼，蓬蓬的飞来，在她光艳的躯壳上瞰视，回旋。她妩媚的精神丰度，在黑影中渐渐暗淡，她的长眉妙目，在黑影中一团儿冰雪般渐渐的销融。在飘扬的轻裾底下，只立着……只立着一架雪白嶙峋的骷髅！

她心颤，她指尖凉，她颊上的晕红，渐渐消退。她徐徐的抬起双手，掩着眼儿，又徐徐的跪了下去。她幽咽着，她秀削的双肩，在纱衣里翕翕的颤动。……

闭目跪了多时，四周沉黑，剧中一切都模糊消散。萧索的神意，浸着心身。她微叹。她又微微的睁开眼。她看见浓红的花束堆在身旁，镜中人仍是跪着，如玉的双手，合在胸前。秀发四披，庄严柔静的双眸，仰望着镜中天上。树影后西斜的月儿，冰轮般停在窗外，映入镜里，正做了她顶上的圆光！……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黄昏，娜安辟迦楼。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6 年 1 月《小说月报》第 17 卷第 1 号，后收入小说、散文集《往事》。）

姑 姑

“她真能恨得我咬牙儿！我若有神通，真要一个掌心雷，将她打得淋漓粉碎！”他实在急了，本是好好地躺着呆想，这时禁不住迸出这一句话来。

我感着趣味了，却故意的仍一面写着字，一面问说：“她是谁，谁是她？”

他气忿忿的说，“她是姑姑。”说着又咬牙笑了。

我仍旧不在意的，“哦，不是姊姊妹妹，却是姑姑。”

他一翻身坐起来说：“不是我的姑姑，是一个同学的姑姑。”

我说：“你就认了人家的，好没出息！认得姊姊妹妹也好一点呀……”

他抱起膝来，倚在床阑上，说：“你听我说，真气人，我上一辈子欠她的债——可是，我是真爱她。”

我放下笔看着他，“哦，你真爱她……”

他又站起来了，“我不爱她，还不气她呢！她是个魔女，要多美有多美，要多坏有多坏！自从爱慕她

以来，也不知受了多少气了。我希望她遇见一位煞神般的婆婆，没日没夜的支使欺负她，才给我出这口气！”

我看他气的样子，不禁笑说：“你好好说来，你多会儿认得她？怎么爱的她？她怎么给你气受？都给我说，我给你评评理。”

他又坐下了，低头思索，似乎有说来话长的神气，末了叹了一口气，说：“我真认命了！去年大约也是这春天的时候，神差鬼使去放风筝，碰见她侄儿同她迎头走来，正打个照面，好一个美人胎子！她侄儿说，‘好，你有风筝，咱们一齐去，——这是我姑姑。’我头昏脑乱的叫了一声，这一叫便叫死了，她其实比我还小一岁呢。我同她侄儿举着风筝在前走，连头都不敢回，到了草地上，便放起来。谁知从那时起便交恶运，天天放得天高的风筝，那天竟怎么放也放不起来，我急得满头是汗。她坐在草地悠然的傲然的笑说，‘这风筝真该拆了，白跑半天。’笑声脆的鸟声似的；我一阵头昏，果然一顿脚把风筝蹈烂了，回家让哥哥说了一顿！“倒霉事刚起头呢，我从此不时的找她侄儿去。她侄儿也真乖觉，总是敲我竹杠，托我买东买西。要不是，就有算学难题叫我替他做，我又不肯不替他做。每回找他之前，总是想难题想得头痛，交卷时她侄儿笑脸相迎，他姑姑又未必在家。”

我不禁笑了出来，说：“活该！活该！”

他皱眉笑说，“你听下去呀！女孩子真干净，天天这一身白衣裳黑裙子，整齐得乌金白银似的，从一树红桃花底下经过，简直光艳得照人！我正遇见了，倒退三步，连鞠躬都来不及，我呢，竹布长衫，襟前满是泥土，袖底都是黑痕，脚上的白鞋也成了黑的了。她头也不回的向前走，俏利的眼光，一瞥之间，露出了鄙夷的样子。我急了，回来抱怨李妈今早不给我长衫换。她咕唧着说，‘平常三天一换都嫌早，今天怎么又干净起来了？打扮什么，二爷！娶媳妇还早着呢，小小的年纪！’偏生哥哥又在廊下听见了，笑着赶追来说，‘娶媳妇还早着呢，二爷！’把我羞哭了。

“第二天穿一件新电光灰布衫子，去看她侄儿。他不在家，剪头发去了。姑姑却站在院子里喂鸟儿，看见我笑说，‘不巧了，我侄儿刚出去，你且坐下，他一会儿就回来。’我搭讪的在一旁站着。这女孩子怎么越来越苗条！也许病瘦了罢，风前站着仿佛要吹起来似的。我正胡想，她忽然笑说，‘你这件新灰布衫子真合式。’我脸红一笑，从此我每到她家总穿这件灰衫。她却悄悄的对她侄儿笑话我自开天辟地以来，只穿得这一件衣服，大约是晚上脱下来洗，天一亮，就又穿上。这话偏生又让我听见了，气得要死！”

我噗嗤的笑了出来！

“还有一次，我在她家里同她侄儿玩，回家来出门的时候，遇见她从亲戚家回来，她说，‘对不起，没有恭接你，你明天再来罢。’我那天本有一点不舒服，第二天一早地念念不忘的挣扎着去了，她却简直没有露面。我回来病了三天，病中又想她，又咒她，等到病好，禁不住又去看看，谁知她也病了，正坐在炕沿上吃粥，黄瘦的脸儿，比平时更为娇柔可怜，我的气早丢在九霄云外。她抬头看见我，有气没力的笑说，‘姑姑病了，你怎么连影儿也不见。’我惶愧不堪，心中只不住的怨自己连病都不挑好日子！

“她喜欢长春花，我把家里的都摘了送给她。哥哥碰见就叨叨说，‘她是你的娘！你这样糟蹋母亲心爱的花儿孝敬她！’哥对她实在没有感情！但是，哥哥也实在没有看见过她，只知道我有个新认的姑姑而已。我仗着胆儿说，‘这花儿横竖也快残了，摘下来不妨事，她虽不是我的娘，但她是我的姑姑！’哥哥吐了一口唾沫，说，‘没羞，认人家比你小的小姑娘做姑姑。’我拿着花低头不顾的走开去。我们弟兄斗口，从来是不相下的，这次我却吃了亏。

“家里的花摘完了，那天见着她，她说，‘我明天上人家吃喜酒要有一朵长春花戴在头上，多么好看！’我根本就认为除了她以外，别人是不配戴长春花的！便赶忙说，‘放心，由我去找。’回家来叶底都

寻遍了，实在没有。可是已叫她放心，又不好意思食言。猛忆起校园里似乎还有，饭后踌躇着便到学校里去。跳过篱笆，绕过了‘勿摘花木’的牌示，偷摘了一朵。心跳得利害。连忙把花藏在衣底，跑到她家去，双手奉上。我还看着她梳掠，换衣裳，戴花出去。看见车上背后那朵红星在她黑发上照耀，我觉得一切的亏心和辛苦都忘了！

“不想她将这事告诉了她侄儿，她侄儿在同学里传开了。传到先生耳朵里，就把我传了去。那时，我正在球场里，吓得脸都青了，动弹不得，最后只得乍着胆子走到先生那里。先生连问都不问，就把我的罪状插在我帽子上，拉我到花台边去。我哭着，不住的央告，先生也不理。同学们都围聚了过来。我羞得恨不得钻进地缝。我那天没有吃饭，眼睛也哭肿了。幸而那天哥哥没在，还好一点。至终自然他也知道了，我回家去又受了一顿责罚。

“从此我在先生面前的信用和宠爱一落千丈。自从春天起，又往往言语无心，在班里眼看着书，心里却描拟着她。和先生对话，所答非所问。先生猜疑，同学也哄笑。我父亲到学校里去查问成绩的时候，先生老实地这么一说，父亲气得要叫我停学，站柜台学徒去。好容易我哭着央求，又起誓不再失魂落魄了，父亲才又回过心来。”

我这时也不能再笑了。

他叹了一口气，“以后的半年，我也没好好的念书，不过处处提防，不肯有太露出废学的样子。可恨她也和我疏远起来了。她拿我当做一个挨过罚，品学不端的人看待。至于我为何挨罚，她却全不想到！我也认命了，见了她便低头走开去。

“今年的春天，一个礼拜天下午，同哥哥去放风筝，偏又遇见她和她侄儿，还有一个穿洋服的少年也在那里。我正要低头回去，她已看见我了，远远地叫着，我只得过去。我介绍了我哥哥，她也介绍了那个她父亲朋友的儿子，她叫我叫他叔叔。这叔叔是北京城里念书的。我那时觉得他伟大的很。他却很巴结姑姑，一言一笑都先事意旨。姑姑那天却有点不在意的，也许是不自然，只同我在一起，却让叔叔，她侄儿，我哥哥在一块玩。她问长问短，又问我为何总不上她家里去。那时杨柳刚青着，燕子飞来，在水上成群的轻轻掠过。那天的下午是我生命中最温柔的一刻！

“到了黄昏，大家站起走开，那叔叔似乎有点不悦意。我暗暗欢喜。大家分手，回家去的路上，哥哥忽然说，‘你那位姑姑真俏皮！’我不言语。

“从那时起，我又常到她家去，叔叔总在那里，但一遇见我来了，她总丢了叔叔来同我玩。叔叔却也不

介意，只笑一笑走开。

“一月之前，也是一个黄昏，我正从她家回去。叔叔，她侄儿，和姑姑一齐送出来。叔叔忽然笑着拍着我的肩说，‘明天请你来吃酒。’侄儿也笑道，‘是的，请你来吃喜酒。’姑姑脸都红了，笑着推她侄儿，一面说，‘没有什么，你若是忙，不来也使得。’我看着他们三人的脸，莫名其妙。回去道上仔细一想，忽然心里慢慢凉起来……

“第二天哥哥却要同我去放风筝，我一定不肯去，哥哥只得自己走了。我走到她家，门口挂着彩结，我进去看了。见酒席的担子，一担一担的挑进来，叔叔和侄儿迎了出来，不见姑姑，我问是什么事，侄儿拍手说：“你来迟了一步，姑姑躲出去了！这是她大喜的日子。”我一呆，侄儿又指着叔叔说，‘别叫叔叔走了，这是我们将来的姑夫，——今天是他们文定的好日子。’我神魂出窍，心中也不知是什么味儿，苦笑着道了一声喜，也不知怎样便离了她家。道上还遇着许多来道喜的男女客人，车上都带着红礼盒子。

“怪不得她总同我玩呢，原来怕我和她取闹。我却是从头就闷在鼓里。我那时只觉得满心悲凉，信足所之，竟到了放风筝的地上。哥哥在放呢，看见我来了，便说，‘你那里玩够了，又来找我！’我不答，他又问了一句。我说：‘只有你是我的亲人了，我不找

你找谁?’我说着便抱着哥哥的臂儿哭了，把他弄得愕然无措。

“自此，我就绝迹不去了，赌气也便离开家到北京来念书。那位叔叔也在我们学校里。但是，我可不能告诉你他是谁——他原来在学校是这么一个绣花枕，学问比谁都不如！今天上午他悄悄的拉着我，叫我叫他姐夫，说他在这暑假便回去娶亲了，把我又气得……”

我听到这里，一欠伸，笑道：“人家娶亲，用得着你生气！”

他说：“我不气别的，我气的十八岁的女孩子出什么阁！”我噗嗤一笑，说：“你呢，十九岁的年纪，认什么姑姑！”

他又皱眉一笑，呆呆的躺了下去，我也自去写字。一会儿抬起头来，却看见他不住的向空伸掌，大概正在练演他的掌心雷呢！

一九二五年感恩节，惠波车中戏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9年6月15日《睿湖》第1期，后收入小说集《姑姑》，1932年7月北新书局初版。）

相 思

躲开相思，
披上裘儿
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

小径里明月相窥，
枯枝——
在雪地上
又纵横的写遍了相思。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月

（本篇曾收入《冰心诗集》。）